

醋葫芦 贪欣误 红风传

〔明〕伏雌教主 编
〔明〕罗浮散客 著
〔清〕佚名 著



中国禁毁小说壹佰壹拾部

时代文化出版社

导 读

《醋葫芦》是一部成书于明代的长篇章回体白话小说，凡四卷二十回，约十七万字。今存明崇祯笔耕山房刻本，日本内阁文库有藏。内封右下题“西子湖伏雌教主编”，卷前有署“笔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题”的序。编者、评者、作序者，真实姓名皆无考。惟知心月主人尚著有《弁而钗》、《宜春香质》等小说。

这部作品的主要情节是：临安府有一小本经纪人成珪，娶绸绢铺员外都直之女为妻。都氏恃家中豪富，骄悍嫉妒。都直死后，成珪与友人周智合营绸绢铺，积下万贯家财。都氏不育，又疑成珪属意于二婢，遂令媒婆贱卖逐出。成珪含愤出走，藏于周智家中。周智告诉他惩治妒妇之方。成珪归家后，都氏偶感风寒，就怀疑成珪要将其毒死，下死嘴咬伤成珪手臂，罚他下跪，并要成珪每日清晨出门时在其龟头盖印，晚上归家后要复验。

醋葫芦·贪欣误·红风传

成珪无有子嗣，周智为其出谋，以此胁迫都氏允其纳妾。都氏竟用高价求能家一阴阳女与成珪为妾。能家买婢陪嫁。成珪婚后房事不谐，十分懊恼，便与侍婢翠苔私通。都氏发觉，罚成珪跪至四更，又鞭打翠苔至昏死，令成茂抛入江中。成茂狠不下心，见其苏醒，藏到周智家中。周智假称翠苔是自己的婢女，赠与成珪，使其团圆，并生下一子。

原来都氏是天界昴日鸡星之妻，犯嫉妒之罪，投胎为都氏。后冥王令无常捉回都氏，一路严刑折磨，并抽去脊梁上的妒筋，从此才泯灭了嫉妒之心。而成珪和翠苔乃是天官的金童、玉女，因思凡而被罚往人间，遭受磨难。

《醋葫芦》旨在惩戒女人未怀妒忌心肠，但充斥着因果报应与怪异情节，无甚可取。惟书中描写的明末商业活动，可助人了解那一时期的经济状况。

这部书多淫言秽语，对房中之事描写亦多，故而遭清政府禁毁。

《贪欣误》是一部明代短篇小说集，共六回，约五万字。每回演述一个故事。书前题《新锦绣像小说贪欣误》，侧题“罗浮散客鉴定”。罗浮散客尚有短篇小说集《天凑巧》，其生平、祖籍已失考。明刊本，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。

全书以劝善惩恶为宗旨，告诫世人勿贪财恋色，勿狂妄傲世，标榜烈妇之节操，褒扬侠义之举，提倡儒家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礼教思想。

第一回“狂妄终除籍 贪金定损身”，叙唐朝士子李登，十八岁中举，本应发迹。但入京赴试，见寓所主人白元之妻貌美，便将白妻骗归己有，因之落第。归乡后，又与庆娘勾

搭成奸。后经法师叶静指出其功名无成的原因，在于因奸获罪，李登愧悔而死。这一回写的另一个故事是：都丞徐谦本为官清正，上任时微服而行。客店主人徐化梦见神人托梦告其将有徐侍郎来店。后来徐谦受贿五百金，任满时又来店中。徐化梦中有神人告诉他徐谦纳贿之事，并说徐谦为此减寿三十年。徐谦方才醒悟。

此书对了解明代市井生活有认识价值。但它时有淫秽描写，清朝认为有伤风化，故而禁毁之。

《红风传》，两卷（一说三卷），十五回，清人佚名著。今有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上海萃文斋石印本传世。又据侯忠义等编《北京大学图书馆古典小说戏曲目录》载记，此书有“贵文堂”刻本，但无插图及回目。书中文字不避道光帝讳，与萃文斋本个别文字有异。此书曾传入朝鲜，对其李朝高宗以后的文学创作有一定影响。

书叙清嘉庆间山西洪洞县有江秀英小姐，去泰山庙会降香。城隍土地受玉帝旨意，指使蜘蛛精作乱，刮起一股红风，将江小姐刮到苏州。江小姐原是上界红鸾星降世。其表兄荣玉卿原亦是上界东斗星临凡，在山东平莱县开绒线铺，正好此时到苏州买绒线。因山西洪洞和山东平莱相隔遥远，玉帝降旨才把江小姐有意刮到苏州，使他们成为夫妻。而江小姐到苏州后，在下层社会中经历了许多磨难：先是遭马小暗算被卖到妓院，而恰好荣玉卿与之相遇，用买绒线的银子将江小姐从妓院中赎出。妓院老鸨收买张三，企图追回江小姐。江、荣二人住进朱大成的旅店，朱又贿赂梁知县，诬告荣玉卿拐骗女子，结果知县受贿将江小姐断回妓院。江小姐

醋葫芦·贪欣误·红风传

之父任宛平知县，得知梁知县贪赃枉法，便进京向嘉庆帝奏本，嘉庆帝封江父做巡按到苏州。此时江小姐在妓院中将自缢，被王洪救下，却又被贼人潘青抢占。刘义将其救出，安顿在家。江父审案，怒斥梁知县，最后将之铡死。江父审判赃官有功，被封为户部尚书；荣玉卿救江小姐有功，被封为御状元，江小姐终与荣玉卿结为连理。

是书十五回，三万余言，以才子佳人小说为框架，但不是写郎才女貌，而是着笔于民间疾苦，揭贪官，叙说了黑暗腐朽的社会的不平，颇具民间故事特点。但严格说，此书除白话散文外，相当一部分文字是以韵文形式来表现的。于是有人认为应为弹词一属，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章回体小说。但虽为说唱作品，故事情节亦明了清爽，颇可诵读。此书曾于清代后期被禁。

(青 叶 苏铁戈)

本册目次

醋葫芦..... 1

贪欣误..... 257

红风传..... 337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(1)
怕违条忍饿归来
-
- 第 二 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(11)
泛湖舟直谏招尤
-
- 第 三 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 (23)
成员外喜而复愁
-
- 第 四 回 思疗妒鸩鹑置膳 (34)
欲除奸印信关防
-
- 第 五 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 (45)
都院君定计饬良烟
-

醋葫芦

- 第 六 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 (57)
嗟薄命玉杵计穷
-
- 第 七 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 (70)
露机关一场拷打
-
- 第 八 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 (82)
重生管鲍弦续鸾胶
-
- 第 九 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(94)
胡主事混沌索真脏
-
- 第 十 回 伏新礼优觞祸酿 (107)
弄虚脾继立事谐
-
- 第 十 一 回 都氏瓜分家财 (120)
成飙浪费继业
-
- 第 十 二 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 (137)
普度院地藏延宾
-
- 第 十 三 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 (157)
训劣子堂上殴亲
-
- 第 十 四 回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 (172)
买生员落得用他财

- 第十五回 画行乐假山掩侍女 (183)
涉疑心暗鬼现真形
-
- 第十六回 妒气触怒于天庭 (195)
夙孽报施乎地府
-
- 第十七回 波斯阙招救难 (210)
都氏带罪受经
-
- 第十八回 翠苔重返家门 (226)
都氏闾堂拜谢
-
- 第十九回 都白木丑态可摹 (234)
许知府政声堪谱
-
- 第二十回 昧心天诛地灭 (244)
硕德名遂功成
-

第一回

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连条忍饿归来

引首《满江红》

宋 儒作

须发男儿，率性处由来凛冽。又何曾隐忍肤挠，含容目警。胜负场中逞后先，英雄队里争豪杰。

怎归来见着俏浑家，汤浇雪。下虚心，犹未悦，任趋承，还磨折。总甘心忍耐，敢生□□。可侮浑如系颈羊，堪欺伊似藏头鳖。是何年，请得尚方刀，把雌风灭。

【评】

此公颇有疗妒之志。然欲请剑尚方，第恐缓不及事，仍类寻常汉子。

这首《满江红》词，乃是宋时一个宿儒所制。单道着人

醋葫芦

生于天地之间，受父母之精血，秉天地之性灵，至清至明，至刚至劲。及其渐至壮年，又读了几多诗书，学了几多世务，添了几多侠肠傲骨，义胆雄心，一毫也不少屈于人，一些也不少弱于己，便是父母，也不肯让他分毫。不知怎么到了壮年以来，娶下一房妻室，便有了一个絷束，就似那蜗牛遇了盐醋、蚂蝗见了石灰的一般，由他飞天也似的好汉，只索缩了一大半。这也不知甚么缘故？难道男子个个俱内、女人个个欺夫的？也是天生的古怪。

俗话说得好：“干事时他却还在底下，除了这事，他便要爬到丈夫头上扇屎。”莫说别的，便是当时陈季常，是个大有意思的人，那个不相钦敬？独有这点上边，有些调停不来，每受了夫人的呵谴，难为到十生九死。又有那不识进退的老苏，倚着通家好友，只道自己面皮怎么样大，思量劝那柳氏转来，走来道：“嫂嫂，夫乃妇之天……”一缘二故，说得不上三五句话，只见那柳氏霎时变下脸来，把个刀一似的言语复上几句，眼见那老苏真个也自酥了。这总是《狮吼记》的旧话。人人看过，个个晓得，却把来做一引子，小子也不十分细道。

却说目今又有一户人家，丈夫赛过了陈慥，老婆赛过了柳夫人，他的家门颇末又赛过《狮吼记》。虽则世上常情，亦是目今趋事，待我慢慢说来。有诗为证：

堪叹男儿力不支，诸凡事业任妻为。
假饶片语相挠处，历尽熬煎真可悲。

说话的，你又差了！依你这等说来，为人娶了一房妻

第一回

小，不要他帮扶家室，终不然做个神闲儿，请他朝夕四拜，才是男儿力自支么？呀，看官，不是这等讲，若说朝夕四拜，端又是怕老婆的了。有一诗又道得好：

妻主内兮夫主外，夫耕妻织俱无息。

丈夫一日身显荣，念及糟糠倍亲爱。

宋弘之妻不自夸，自有知心宋弘在。

怎知当世浇薄风，妻虽懒惰勤争功。

自言家业皆由我，恃己多才凌老公。

丈夫不幸无子息，自言有婿有内侄。

堪叹白发已蒙头，尚不容夫亲外色。

丈夫无奈假趋承，只恐貽笑遭人轻。

后生莫道不惧内，事到其间难后生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宋前年间，临安府中有一处士，姓成名珪，表字廷玉，祖居虎林人氏。幼年孤苦，无倚无依，辛勤积攒，做些经纪生理。到了二旬之外，娶下一个妻子，就是左近那都绢的女儿。那都家老员外名唤都直，唤字公行，做人朴实，颇有财势，因开绸绢铺子，人人唤做都绢。

那都绢为何将这女儿倒嫁了一个小本经纪？也只是这都员外做人老实，不乐虚花；是这女婿做人自小停当，一个铜钱当八个字用，以是把个女儿与他为妻。便是那都氏娘子，虽不是倾国倾城，却也如花似玉，一应做家，色色停当。只是一件，都氏从来娇养，况且成珪出身浅薄，家业皆得内助，“惧内”二字，自不必说了。

做亲后不多几年，夫唱妇随，做了千数家业。不期都老

醋葫芦

员外过世，舅舅都丽又小，绢铺没人管理，却是成珪寻了后街绸绢行中一个旧友，仍旧开张缎铺。这友人姓周名智，表字君达，年纪与成珪仿佛，不相上下。做人性格温和，公平交易，店面上一发来得，真个是不由科甲的状元，不做文章的秀士。兼之出入银两，半毫不苟，开得十多个年头，颇颇有利息。

一日，成珪道：“贤弟，你我忠心赤胆，开店多年，有本有利，并无芥蒂。只是如今事体大了，两下日久，终有结局。古言道得好：‘树大分枝。’我和你两人就此分析，有何不可？”周智道：“小弟得蒙提挈，凡事皆赖贤兄所赐，一任尊裁，但凭处分。”成珪道：“说那里话！本钱虽是我多，辛力却是你多。和你除原本外，均分余利就是。”当日就盘算了帐目，点起货物，共有万金。两下各自分了明白。周智便移至大街，仍旧开张缎铺。成珪却懒于琐碎，因家下有了两个得力主管，竟移至后巷开了一所解库。

说话之间，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又是十多年后，两家生理更又不同，日兴日旺。只是一件，那周家莫说别的，只儿女也添了两三个，将次要嫁娶了。独这成宅夫妇，少不得一个称了员外，都氏也称了院君，家里山场、田地、衣饰、金银，那件没有？偏偏的员外便像太监，院君就像个羯狗，两下结亲四十余年，屁也不曾放得一个。都氏也不着急，莫怪那成珪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道：“我有偌大家私，年近六旬，并没一个承宗接祀的儿子，这事怎不教人着急！总是城隍庙、张仙词、崔府君、定光佛，那处不立愿？那处不许经？一毫也不灵应。”况且院君性格不凡，看官们像也谅着七八分的光景，那些娶两头大、七大八、一妻一，莫说

成员外，便是小子也开不得口了。

一日，成员外闲居无事，春景融和，节届清明，时当寒食。那时独坐书斋，别无思想，忽然记得起来：“去年天竺进香，曾在白衣赐子观音殿前许下灯油良愿，至今将及一载，未及完纳，想是因此越没个子嗣消息了。”即忙便请院君商议。不多时，那都氏轻移莲步，缓动湘裙，来见员外。看他怎生打扮，有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杏脸全凭脂共粉，乌云间着银丝。荆钗裙布俭
撑持，不为雌石季，也算女陶朱。

真率由来无笑影，和同时带参差。问渠天性更
何如？要知无妒意，溺器也教除。

成珪迎接之际，虽不尽摩，而其容貌，亦有《临江山》词为证：

年齿虽然当耳顺，襟期尤似中龄。吴霜缕缕鬓
边生。不因五斗粟，愤作折腰迎。

绮思每凝蝴蝶梦，幽期惟恐莺闻。问渠来将是
何名？畏妻都总管，惧内老将军。

都氏见成珪，便问道：“你今独坐在此，请老娘为着何事？敢是早膳未进，还是库中账目要查么？”成珪见妻子来意严整，便又不敢开口。那都氏又问道：“莫非夜来受了风寒，敢是那边吃了哑药？不做声，为着甚么？”成珪没奈何，只得把个笑堆在脸上，道：“院君有所不知，拙夫那里为着

醋葫芦

这些来。只因去岁天竺进香，没要紧为着子嗣上，曾在白衣观音殿中，许下灯油幡袍良愿。适才记得起来。拙夫将欲告假一日，自往进香还愿，故此特请院君商议，别无他事。不知院君意下何如？”那都氏把个头低了一低，眉蹙了一蹙，便道：“烧香好事，但凭你去，何须和我说得。”掇转身，便向里边竟自去了。

成珪没奈何，只得舍着张疯脸，上前一把握住道：“院君，这回肯不肯，分付一个明白，如何竟自去了？”都氏道：“你自去便是了，难道我又来搅你？”成珪道：“院君说那里话！拙夫若去，一定要请同行，如何擅自敢去！”那都氏被他趋承不过，却也回嗔作喜道：“若要我去，何不一发请了周家叔婢二人同去走遭？况且清明节近，往天竺就去祖坟上祭扫一回，却不一举两得？”成珪大喜道：“还是院君，到底有见识，有理，有理。院君，我看此刻天色清爽，明日一定晴朗，就是来日如何？”都氏道：“便是明日。你可亲自周宅去来，我却在家备办合用酒食。”

成珪应了一声，向外便走。都氏道：“转来。”成珪捉不住脚，后退了二三步，道：“院君，还有甚么吩咐？”都氏道：“往常你出门去，亲自点香限刻，计路途远近，方敢出门。明日虽是烧香公务，料你不敢偷腥，只是有理不可缺，一遭误，二遭故。”成珪转身把舌头伸了一伸，颈项缩一缩，轻轻走到香笥里，取了一枝线香，战兢兢的点在炉内，道：“院君，拙夫去也。”都氏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唬得那成珪抱头鼠窜，一溜去了。都氏却自嘻嘻的笑了一声，先到厨下，分付丫鬟小使道：“来日我们天竺进香，俱要早起整备，四辆肩舆，一应酒食，俱可早些安排，不可临时无措。”众婢仆

第一回

齐齐应诺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成珪出得门来，又是夕阳西下晚饭时光，只恐周宅往返归迟；有违香限，取责不便，恨不得两步挪做一步。转弯抹角，过东转西，却才来到周宅门首。只见外厢铺面俱已闭了，两个门神，你眼看着我眼，把个门儿关得铁桶相似。成珪捶了一会，里面深远，偏不见应。欲待转来，又恐误事；欲待等候，又恐违限。正是两难之际，只见门缝里露出一线灯光来。成珪慌忙张看，只见一个小厮，手中提个灯笼，正走出门。见成珪到来，便厮唤道：“我道是谁扣门，原来是成员外。连晚到此，定有贵干，请里面坐。”成珪道：“我来寻你员外，有事计议。可在家么？”小厮道：“员外与两位小官人，俱去亲戚家饮酒未归，故此小人特地去请。员外进内略坐片时，便好相会。”成珪道：“既不在家，那里等得。你只替我说，明日接员外、院君天竺进香，我自去也。”那小厮那里知道成珪心上有事，一把的死命拽住，道：“员外又不是他人，为何这等做客？员外不在，院君也在家。晚饭也用一箸去。”

成珪再三不肯，小厮再四又留。正在喧嚷之际，周智的妻子何氏院君踱将出来。这何氏从适周门，一般赤手成家，帮助殷实，全不似都院君性格。有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淡扫峨眉排远岫，低垂蝉鬓轻云。星星凤眼碧波清，莺声娇欲溜。燕体步来轻。容貌可将秦、貌比，贤才不愧曹卿。顺承妇道德如坤，螽斯宜早振，麟趾尽堪征。

醋葫芦

何氏闻得外厢聒絮之声，不知甚事，出来一看，见是小厮留成珪，连忙相见，道个万福，把那世俗套话问候了一番，就留成珪进内敬坐。成珪见他殷勤相待，只得坐下，却才把个臀尖掂得一掂，好像椅上有块针毡相似，好生不安，总也为着家中线香之故。圣人道得好：有诸中，形诸外。何氏因是通家，自己陪坐。说不多闲话，丫鬟献过茶来。成珪道：“茶倒不必赐了，有件小事，特来致意：老夫奉拙荆之命，特着老夫亲自请君达阿弟与院君，明日一同往天竺进香，就去祭扫荒陇，又兼老拙还愿。万乞蚤临，幸勿见阻。”何氏道：“荷蒙宠招，本当趋命，奈拙夫未回，未及详审，不敢擅专。少顷归家，即当转申美意，定须遵命。”

丫鬟报道：“酒肴已备，请院君主席。”何氏便道：“员外到来，无甚款待，聊备鲁酒，幸勿见嫌。”成珪见何氏这般调妥，兼之淳善，暗想道：“我这些须之事，便道不曾对丈夫说知，不敢造次应允，别事俱各可知。偏我命中驳杂，娶着这个老乞婆，恁般顽劣，恁般泼悍！我今出来多时，线香已应完了，不知家下怎么一个结局，若再吃酒，岂不愈深其疑？”正是不想也罢，想到这个田地，却便是顶门中走了三魂，脑背后失了七魄，两耳通红，五内火热，忙忙的回复“不消”，也不知向那一方壁角里唱个歪喏，望外便走。

何氏正留不住，已在作别之际，只见灯光之下，又见周智回也。二子随后亦来。且看周智怎生模样，有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市袜青袍多俭朴，衣冠楚楚堪钦。谦恭虚己颇
温存，虽当酩酊后，到底有规箴。二子多才骥与